

戏剧是人生的光合作用

——专访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主任肖薇

作者/卢凌煜



肖薇，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主任、副教授，清华话剧队表演组指导老师，北京青年戏剧导演协会会员，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香港电影委员会委员，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。研究方向包括导演艺术研究、戏剧与电影导演本体性研究、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策略研究，开设课程包括“西方戏剧史”“戏剧的启示——从文本到舞台”“自我启示剧场”等。

本次采访，延续了2022年9月话剧《哥本哈根》在清华大学演出及系列美育活动所带出的议题：在清华大学这样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高等院校，“戏剧”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？戏剧艺术教育 with 公共美育的开展情况如何？自2013年开始在清华大学艺教中心任教以来，肖薇老师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清华校园戏剧教育的前线，相信她会带给我们独特且深入的观察与反思。她认为：“戏剧是人生的光合作用。”在她的讲述中，我们将会看到她如何在戏剧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如何在其中不断地与学生相遇、对话、见证彼此的成长，并且共同探索更完善的教育方式与更充盈的心灵世界。



©肖薇



©肖薇

Q：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教学工作。

A：目前的教学工作涉及两种课程体系，一种属于通识美育课程，是面向全校同学进行的戏剧教育通识课程；另一种是专业戏剧创作训练课程，面向艺术团话剧队的同学。课程类型分为理论课，比如“西方戏剧史”“戏剧的启示——从文本到舞台”，包含戏剧作品、历史、流派及其艺术特点等等；创作理论课，比如“戏剧编导创作”“表导演基础”等等；实践课，比如“话剧创作与导演、表演实践”等等。

Q：2022年10月，您带领清华话剧队的同学，组织了一场“Drama Night表演工作坊”，面向全校同学招募参与者。这个活动的初衷是什么？

Drama Night是由校团委与艺教中心、艺术团联合组织的戏剧工作坊活动，是面向全校学生开放招募的公益性活动，招募大约40名同学，

在实验剧场开展表演工作坊。办这个活动的原因是在于，第一，有很多学生想选修艺教中心的戏剧课程，但可能与主课的时间有冲突；第二，他们特别有好奇心，想体验表演。如果真的想学习表演是需要长程训练的，而在Drama Night我会通过比较精炼的内容，比如情绪、情感、身体，与人的互动、交流，即兴创作等等，把这些东西揉在里边，让大家进行一次两小时的体验，并且在体验之后分享自己的感受。

我每次都会作为导师去做设计，先带着所有人进行一些训练，其后由话剧队的骨干学生担任“领航员”，分组带十个学生进行一些训练，然后我们会再次回到集体进行训练和分享。这会是长期的项目，我们希望能1-2个月做一次。除了戏剧工作坊，未来也可能会有舞蹈或音乐工作坊。我们有这样的初心：让大家更近距离地去感受戏剧创作的形式和方法，感受人与人的关系，打破陌生感和隔阂。

Q：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，这次表演工作坊让我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拥有了身心放松

的时间，尤其是身体的解放和压力的纾解。这种体验性的戏剧教育活动，是否也期待达成这些附加效果？

A：我们平时都用身体行走坐卧，但无论是日常状态的身体，还是体育状态的身体（比如玩球、奔跑），都还不是艺术化的、带有灵性气质的身体。在戏剧的空间当中，我们会用到超日常的、带有灵性体验的身体，它会有很强的开放度，会有身体的舞动、飞跃、与地面的亲密接触等等。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体验到，身体的感受力在戏剧所营造的安全空间之中被激活了，身体经历了一次重新被看到和解放的过程。另外，在身体解放的过程中，你也可能会重新找到身体的能量属性，去从内到外地感受自己使用身体的方式，从而发现你的身体原来很有能量，可以很灵敏、柔软、通畅。

此外，现在清华学生确实压力特别大，通过这样的活动也能释放一定的疲惫和压力。而且一定要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中、在陌生的场域里去进行。很多同学都会说自己现实中是“社交恐惧症”，在网络上才是“社交达人”。我们就让大家面对真实的人，以游戏、戏剧的轻松方式去开始交流。让大家互相追逐，进行小型的竞技游戏，放松下来，同时认识更多人，感受在群体当中相互传递、相互影响的能量。大家就会发现，所谓的“他者”其实没有那么可怕，在陌生群体中的不适感也会通过艺术的方式被化解掉。所以很多同学反馈觉得体验很好，在其中还蛮享受的。

Q：听您的讲述，一场戏剧教育活动的背后可能有戏剧学、表演学、心理学、哲学等多学科理论背景。这些理论资源来自于您过往的学习研究经历吗？

A：我原来主要研究的是导演学的本体。作为戏剧导演，第一要跟文本工作，要懂得理解、分析文本；第二要跟演员工作，帮助演员去呈现作品；第三要找到各种艺术形式，最终完成一台综合性的舞台作品。归根结底，导演要懂“人”，要懂得演员的心理、观众的心理，你才能够了解用什么方式去让这两个特别重要的群体产生链接。我们在剧场工作一定是让鲜活的人演鲜活的东西给鲜活的人看。

所以，从2014年开始，我比较用心地去学习了一些心理学；2019-2020年，我在美国纽约大学访学，开展戏剧治疗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。这时我才觉得，我对于艺术究竟应该如何感知、体验、表达、引导“人”，有了更多的理解，并且如何用心理学的本质性理论和要素给戏剧提供一些支持。

心理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，同时也是艺术可以表达的空间，我在尝试把这两个领域做一些联系。我计划写一本书，介绍戏剧治疗的流派，以及在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践。此外，回国之后，我在清华开了一门课程，叫做“自我启示剧场”（Self-revelatory Theater），把西方戏剧治疗的三个主要流派——角色法、发展转化法和整合五阶段疗法——运用于学生个人成长与自我探索的领域。

Q：您先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，您的很多同学都从事了导演、演员等职业，而您选择成为非艺术类院校的一名艺术教师。当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？

A：每个人的人生道路，有时候你觉得是自己在选择它，有时候又觉得是它在选择你。我的初心其实一直是想做电影导演，从小看电影就特别想做摄影机背后的那双眼睛，希望能够把我看到的世界、想象的故事拍出来给观众看。我怎么走上了戏剧之路呢？我会觉得是命运的安排吧！当时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攻读编导实践方向的研究生，到了中戏才发现，原来剧场有这么大的魅力。看了很多戏之后，才开始慢慢看明白戏剧和电影不同的力量：戏剧是鲜活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，不是通过影像的载体，而就是人和空间。

我博士毕业之后，辞掉了一个公职，专门想做导演，经过大约十个月，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行业的某些属性，以及社会真实的残酷和艰难。因为目前女性要想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，要付出比男性导演多很多倍的努力，甚至还要遭遇到一些骚扰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，也是对于这个行业的侮辱。我开始想：我是不是真的要去当一个老师？后来我去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后，之后机缘巧合来到了清华大学。

来到清华之后，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土壤。一方面，这份工作绝对是有挑战度的，因为学生的素质很高，学校的要求也很高。另一方面，以前我觉得做艺术是通过作品去影响人；现在我可以直接地影响人，上课时跟同学们讲戏剧，他们直接地就能感受到我。之后我开始用戏剧的方法去和普通人一起工作，会发现自己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揭示生活当中的某种真相，某些创伤记忆、遗憾情绪等等。我们可以通过戏剧的方式把它们重新整合出来，让人们重新看到一个生命更具可能性的发展空间，所以戏剧也有一种现实的意义。

Q：您最希望通过戏剧教育给学生带来什么？在您的教学生涯中，有没有收到来自学生的让您印象深刻的反馈？

A：学生给我的反馈是特别特别重要的。我可以先和你分享一个学生曾经给我发的消息。他说：

肖老师好！想和您分享几个我很有感触的瞬间。昨天我看到善斋北墙的爬山虎随风律动，像一片绿色池塘中漾起的水波。上周我经过学堂门口，突然听到风吹着雨，在地面上沙沙滑动的声音，像吹过无数的小风铃，这些瞬间都带给我很大的感动，好像忽然感觉到自己重见了光明，好像忽然多了一种感官。继而又令我暗自庆幸，因为自己不敢一再错过世间的众多美好。真的没想到“自我启示剧场”每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带给我这么大的改变，您真的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团体，在这里能够见到人的真性情：之前退课的某一个同学，我觉得是人群中很平常的一位同学，但上次听到他捐献骨髓的消息，才知道他的高尚非一般人得以企及；上次好奇一位同学为什么穿着和平时不同，她回答说，是为了更好的感受春天……我想还有许许多多让我感动、惊诧和震撼的瞬间。我想表达对您的感激，因为这些瞬间一定会影响我一生。谢谢您！

我给他的回复是：

谢谢亲爱的子康，我会因为这节课遇到你们每一个人而感到特别的庆幸。你们每一个同学都如宝藏一般，也带给我很多震撼和成长，非常美好。

其实我会觉得，个体是渺小的，我可能只是一个打开门窗的人，最重要的是艺术的伟大，以及在这个时刻和你在一起的人。所以戏剧带给人的体验，只有你真正去亲近它、浸入它，你才能够感觉到它带给你的那份感动和成长。“自我启示剧场”课程进行到某个层次之后，我会让学生们去记录每天的生活，往课程群里发一些照片，他们就开始慢慢关注到自己生活之外的世界的丰富和可贵。

Q：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有些落入俗套，但我还是非常好奇，您在清华有没有遇到因为艺术而改变人生轨迹的同学？

A：有一位化学系的同学，他的家庭环境不算很好，可以说是寒门子弟。在清华上到二年级时，他经历了抑郁症发作。后来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选了艺教中心几乎所有课程，包括戏剧课、音乐课、舞蹈课、琵琶课……他告诉我，他被艺术疗愈了。之后他遭遇脑部神经的病症，又休学一年。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经历了重新学语言、重新学走路。大学期间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；他父亲因工伤长年瘫痪在床，妈妈一直都在照顾爸爸，所以他其实从小就缺乏父母的关注。后来因为各种事情，错失继续在清华读研究生的资格，非常遗憾。

我和他还是比较亲近的。他的母亲见过我，希望我能够给他一些鼓励，我也一直比较关注他的成长。他后来回到家乡，去做中学数学老师；现在又来到了北京，在教辅机构做老师。看他的朋友圈，平常去参加各种即兴戏剧、舞蹈创作工作坊等等，特别热爱艺术。他告诉我，他其实想做一个艺术治疗师，想要出国留学，所以他在攒钱、考语言。我觉得他是具有代表性的，一个从艺术当中找到自己生命维度的孩子。尽管他目前还没有全职从事他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，他首先要养活自己，并且同时为着理想在做准备。

Q：您从2013年开始在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任教以来，近十年间的社会和教育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您认为戏剧在清华校园和这个教育系统里的角色有所变化吗？

A: 首先清华艺教中心开设的课程是越来越丰富的。从2012年80多门次课程,到近五年平均每年190门次;课程类型原来有11种,现在大概有32种;零基础实践课从原来的13门到现在的104门。课程数量和类型的增长度是非常高的,原因在于我们引进了新的老师,还外聘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展开合作教学。2018年左右,我觉得很有进取心和力量,校园剧场也感觉特别蓬勃。我刚来清华的时候,大家还不能够线上买票,在新清华学堂门口,大家甚至会在雾霾天也排长队买票,当时能够感觉到大家对于舞台、对于艺术有特别纯粹的、发自内心的享受和热爱。

2019年2月,我离开中国去美国访学一年,一回来就碰到疫情。这几年确实感觉过得昏天黑地、七零八落的,居家隔离,上网课,剧场也限制开放。同时我能感觉到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担心,考研竞争特别激烈,出国机会越来越少……到底怎么活着才合适呢?另外看数据显示,大学生失业率挺高的;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回落,对就业等等各方面都有影响。如果生活都比较艰难,哪还有时间、金钱和精力去看戏呢?

就校园戏剧的工作来说,上学期的话剧队专场演出就没有按正常计划进行,这学期想要补上,但一开学疫情似乎又要翻起来了,就很担心会不会又封校了。我们能在剧场演出,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;现在演出上座率又受到控制,观众数量又少,就会觉得有点遗憾。但我们现在把一些汇报演出放在线上直播,发现有3000多人在看,突然感觉也算是推广了清华大学话剧队。但同时你又知道,这种方式就只是“看”而已,它并不能够有那种真正的生命力;戏剧必须要在空间里去做。

Q: 在欧美国家访学过程中,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学习借鉴的理念和方法?

A: 从我的经验去看,美国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方面和中国有很大不同。我觉得美国的优势在于,他们集合了全世界的杰出人才,在体制上特别鼓励创新,真正地找到了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,从最早期开始培养他们的创新性。他们对于“人”的研究非常深入,让孩子在每个年纪学习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,而且特别了解

孩子的耐性时间,会不断变换教学方式:讲课,实践,玩耍……同时,重视阅读,而且讲究“绘本教育”,图文并茂,讲完故事之后和孩子一起去分析人、理解人,了解并尊重别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。

英国有一个概念叫做“教育戏剧”,和“戏剧教育”有所不同。孩子们从幼儿园就接触不同的戏剧形态,戏剧的元素在几乎所有课程里面都会用到。戏剧在这里是一种教育手段,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艺术形式。戏剧是从“play”开始的,让学生在游戏中的去学习。

比如,有些安全教育会通过戏剧情境来进行。教孩子如何报火警,不是通过跟孩子讲道理,而是通过情景再现,让孩子们自己去练一练。再比如,学习动物知识,第一步先让孩子们去动物园观察;第二步让他们去模仿动物,进一步地激发好奇心;第三步才是让他们上网搜索资料,学习知识。在这个过程中,孩子们也接受到了环保教育和生命教育。甚至道德教育,也可以通过戏剧情境来进行,比如,“疫情来了,你的城市缺水了,一辆马车就停在离你城市很近的地方,可以帮你解决城市的用水问题,你要不要让它进来?”小孩就会去想:“到底能不能进来呢?我该怎么让它进来呢?”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思维训练。

这些方法也有用到我的课程里面。现在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做儿童戏剧,但目的可能会倾向于最终的表演呈现。我觉得更有力量的是带有教育意义的戏剧形态,通过戏剧的过程,最终达成育人的目标。

Q: 除了目前已有的校园戏剧创排、戏剧课程和工作坊、戏剧演出进校园等形式,您对于戏剧在大学校园教育中的形态和功能还有什么畅想?

目前我们学校的资源,有优秀的老师、学生,有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课堂,有高水平的演出。在此基础之上,我首先希望剧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堂,能把剧场作为公共艺术教育的可能性打开,更广泛地运用在各种维度。比如有些院系想开发一些专属剧目,可以结合艺教中心的教师资源,以及艺术团很多已经成长起来的学生,帮助院系进行创作排练,和大家有更亲

近的关系。此外，我们还在考虑引入更多驻校艺术家的工作，邀请一些艺术家来带着学生一块做创作。

另外，可能还有一些校园戏剧孵化项目。现在我们会从学生创作中去找到优秀的文本，做剧本朗读以及小型呈现，未来也许有可能做成更大的剧目。还有可能和学科相联系，像《哥本哈根》这样具有探索性的议题，也可以放在戏剧的场域当中去探索。西方有很多新的戏剧形式，比如一人一故事剧场、论坛剧场、受压迫者剧场等等，我想把这些形式也带进清华。我觉得清华是一个思想的高地，但可能因为很多人还没有亲近过戏剧，所以会觉得它很遥远。

Q：那么您认为，如何让更多的同学愿意走进剧场感受戏剧，如何留住观众、培养更多的剧场观众？

A：首先是大量地开课，我们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。另外，用演出的形式去带动观众，并且考虑做一些观众群运营。我也在做一些普及性的活动，让大家能够产生好奇心，走进剧场，走进戏剧课堂。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，与国内整个戏剧市场和文化艺术行业的情况也是息息相关的。有人说，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，就在于优秀的剧场的数量和质量。像俄罗斯有五百多家剧场，少年儿童剧场就有八十多家，对于孩子的培养教育是通过这种特别鲜活的、而不是枯燥的教育方式。

Q：可以请您分享一下最触动您的几部戏剧作品吗？就此而言，您认为“戏剧是什么”，“戏剧”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？

A：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一部作品是韩国戏剧《童僧》。大概是讲一个小男孩被妈妈送去了寺庙，和老和尚一起生活，每天靠在歪脖子树上思念妈妈。故事非常简单，没有特别强烈的剧情冲突，但我仍然被打动，可能是因为其中对于母子之情的深刻把握。当时导演和演员还给我们做了工作坊，我才发现饰演小和尚的演员是一个20多岁的女性。她带着我们做了很多身体训练，在平地上用各种方式去走路。她说，为了体会这个角色，她有三个月都没见自己的母亲；同时，每天都爬山，每走十步就捡

一个石子放在背篓里，这是关于人生的修行。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戏剧的表现和个人的生命选择、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。

另一个作品是我在2017年乌镇戏剧节看的立陶宛导演里马斯·图米纳斯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高度精炼的艺术语言，极强的想象力，舞台上的诗意……能够超越我们平常能看到的那些戏剧的审美，达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。看完出来之后，就会特别想要去创造这样的—个世界，虽然它很短暂，但是像生命一样珍贵。

戏剧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戏剧是人生的光合作用。戏剧就像人的生命，随着时间一天天成长，并且总有一天会面对死亡；你知道这个过程，才会更懂得如何去很好地享受这个过程。在戏剧当中，恰好具备这种理性和感性凝结而成的深度，可以滋养人的心灵。当你感到生命的匮乏，你就去到剧场里，找寻自己的生命的真谛。

我真的觉得，多盖一座剧场，可能就少盖一座监狱。因为人的求真、向善、寻美的力量，是要通过艺术去点醒的。对于人的教育，根本在于“启智问心”，有心灵世界的建构，一个人才能够完整。清华的孩子很多时候是大脑非常迅猛，反应很快，记忆力很好，但是心灵可能是空的，还不知道爱是什么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学这么多东西有什么意义。所以很多孩子内心自我的部分坍塌了，只剩下一堆评判和认知。我们的教育，尤其是美的教育、心灵的教育，仍然任重道远。（完）